

The Lord of Opium

鴉片王國——

複製人歸來（上）

南茜·法墨 (Nancy Farmer) 著

蘇瑩文 譯



七十多年來，東方一直是國內兒童小說的代言人，許多關心閱讀的家長、老師見了面，常常會問：「東方什麼時候推出服務青少年以上讀者的作品？」

隨著生活型態、社會結構的改變，邁入青春期的孩子，除了經典作品之外，的確需要更多符合他們這個世代需求的讀物，幫助他們面對徬徨、不安、困惑，或是迎接充滿理想的未來。

也就是在這樣的理念驅策下，「青春悅讀 Bridge」終於在籌畫年餘後，推出與新世代見面了。之所以取名「青春悅讀」，是我們希望青春飛揚的這一代，能樂於接近這批精選自世界各國的文學傑作，從中擷取與成人文學不同的氣息，涵養出獨特的人格特質與生活智慧。副標 Bridge 則清楚標示出我們規畫這條書系的企圖心：

I、Bridge 是銜接兒童過渡到成年的橋梁。針對青少年這個年齡，推出合乎他們年紀、趣味、歡樂或困窘的作品，不矮化他們強作天真，但也不世故老成，說些似懂非懂的深刻道理。所以在《沉默到頂》中，探討的是對異性的好奇與羞怯；《伊爾莎離家出走》則呈現破碎家庭的心靈創傷。我們希望真實

呈現這個階段可能遭遇的各種情境，為長遠的人生作準備，思考人生百態。

II、Bridge 是跨越國界地域的橋梁。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世界每個角落的風吹草動，都可能牽動每一個人的生活型態。當代青少年除了關心這塊土地，更要放眼世界，透過一本本文學傑作，得到充足的資訊與宏觀的視野。

III、Bridge 是文化交流的橋梁。這條書系不論是內容、文化背景或作者關心的議題，都非常多元化，藉由閱讀這些作品，青少年讀者可以接受各種不同文化的刺激與洗禮，汲取不同的人文素養。

IV、Bridge 是同儕間溝通的橋梁。每個人都只有一次成長過程，生長經驗有限，透過這些作品，青少年讀者可與書中主人翁一起成長，演練自己的生活技能，甚至發揮同理心，對相同遭遇的同儕適時伸出援手。

V、Bridge 是親子、師生間溝通的橋梁。傑出的青少年文學作品，不僅感動青少年讀者，也同樣感動成年人。透過這些作品，家長、老師可以深入青春孩子的心裡，了解他們的困惑或難題，找出共同的溝通語言。

青春不等於叛逆，青春不等同膚淺，「青春悅讀 Bridge」將使青春的心靈更柔軟，更有深度；讓成人的心靈更包容、更溫暖。希望每個人的青春歲月都是一道彩虹橋。



軟硬兼施的複製人世界

張子樟（兒童文學評論家 閱讀推廣人）

《蠍子之家》出版於二〇〇二年，隔了十一年之久，它的續集《鴉片王國》才問世。對於已長大成人的第一本書讀者來說，「冬眠」十一年之久的馬特面對的世界已經大大不同了。逐漸變得世故與複雜的馬特世界，可能就等同於這些讀者從青少年變成大人時，生命曾經歷過的眾多變化。當今的青少年在嘗試進入《鴉片王國》之前，最好先拜訪《蠍子之家》，練好功夫，打通任督二脈，快速跨越閱讀障礙。

這本書延續了「成長」主題，但變得更政治化、更倫理化，不再以倖存為主要訴求。阿爾·帕特隆一死，馬特成為鴉片王國的新主人。他十分努力的要把握這個國家解體，解救受到奴隸待遇的傻瓜，但他只有十四歲，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的大毒梟，壓力來自四面八方。即使他最親密的看護人塞麗亞也對他保持距離，巡邏隊長錫伏艾果斯也不像他想像中的模樣。

基本上，作者法墨（Nancy Farmer）筆下的角色都是獨特清晰、栩栩如生的。儘管馬特具備英雄氣概，他依舊是個可信賴的青少年，而不是一個年幼的超級英雄。他有一大堆青少年的難題。他深愛遠在他地的瑪莉亞，但對那位美麗的傻瓜女傭米拉索的感情又頗為困惑。他要跟那些來自孤兒院的男孩們維繫友情也有困難，因為他現在已經變得有錢有勢。他必須學會成為一個霸氣十足的毒品頭頭，同時以人的身分處理他的新身分，而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複製人。

表面上，這本小說內容尖銳辛辣、令人驚恐，卻有深沉的啟發性。這方面可用問題的設計來說明。

作家在敘述時，為了鋪陳高潮，有時必須擬定問題，再去思考解決問題的最

佳方式。故事中的問題男孩小蟲私自開放了鴉片王國邊境，馬特被迫提前去見粗壯魁梧、凶惡殘忍的玻璃眼達本掛，猶如《聖經》裡的大衛面對巨人歌利亞一般。那麼我們這位大衛（馬特）的武器在哪兒？透過作者的精心設計，安排前面提到的塔姆林手電筒變成馬特的小石塊，直接用比太陽光強十倍的光束射進達本掛的雙眼。問題獲得合理解決了，讀者也鬆了一口氣，靜待作者再拋出另一個問題。

另一個展露馬特能耐的是在天文臺。他和錫伏艾果斯都掉入安琪博士和馬克博士的陷阱。馬特不慌不忙，先阻斷了天蠍星發送的訊號，解放了呆瓜。然後開了密室的門，讓兩位博士和士兵進去開心尋寶，過一陣子門自動鎖上了，呼應「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傳統說法，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也許讀者會訝異，馬特已經在思考各種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法，但玻璃眼的突然闖入卻讓讀者措手不及，因為馬特還沒完全準備好。其實這才是真正的現實人生，我們得每日預防不確定的人生突變，作者只是實實在在的描繪人生境況。

全書的每個細節都展現出活生生的馬特世界。讀者可聞到沙漠空氣的味道，不斷聽到飛行器的嗡嗡叫聲。然而這個反烏托邦幾乎沒什麼已經定型的東西，親情逐漸由濃轉淡是其中之一，作者刻意強調的用意不言而喻。

瑪莉亞母親埃絲帕蘭莎並不是一個討人喜愛的角色。作者安排她跟馬特在傳輸埠上的對話，間接顯示了馬特的內心掙扎，並且生動逼真的把所有角色的情緒和個性展露出來。

幾次馬特與埃絲帕蘭莎透過傳輸埠談起她先生和女兒瑪莉亞的事，埃絲帕蘭莎的冷漠回應，讓我們讀出作者對現代親情逐漸淡薄的憂心。或許在機械文明掛帥的日子，這種情形無法避免，但作者暴露了現實困境，她的關懷會激起讀者的共鳴。

複製人的故事只是科幻小說的一小部分。如果未來世界的發展就像書中所描述的，則人類精神上的沃土必定會變成虛無的荒原。這種世界也就是許多科幻大

師極力要突顯或強調的。人類對未來不確定感十分畏懼，物質文明四處流散充斥，最後必定會剝奪精神文明的提升機會。

我們細讀《蠍子之家》和《鴉片王國》後，也許忍不住回頭檢視這兩本作品的軟硬度。在硬科幻作品中，天文探索或物理、化學現象往往比人物描繪重要，故事情節則依靠技術來推動和解決。相對的，軟科幻作品的情節和題材集中於哲學、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或考古學，降低科學技術和物理定律的重要性，探索社會對事件的反應，以及純粹由自然現象或技術進步引發的災難。

法墨軟硬兼施，仰賴自創的科學技術來突顯人文關懷。我們不難看出，《鴉片王國》是一本依舊保留以生態和社會議題作為衝突中心的驚險小說。作者在其中提出許多倫理議題，例如複製人、毒品買賣、人權和生態關懷等。法墨筆下的未來世界顯然關心的是以社會議題為主，而科技文明的設計與應用只是用來襯托她對未來世界人性翻轉的憂心。

十一年後的今天，我們深信複製人工程並未停頓，只是沒有更跳躍式的進步，因此至今無法評估它對當代文明社會倫理道德層面的嚴重衝擊程度，但並沒有減輕我們的疑慮與畏懼。然而法墨借作品的虛擬人物和時空，表示她對未來人類文明失落的憂心，我們應該心有戚戚焉，同時提醒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難題要有警覺，而不是冷漠以待。

出版緣起

導讀與賞析 軟硬兼施的複製人世界

主要人物

地圖 毒品聯邦

地圖 鴉片王國

年代表

第一章	綠洲	21
第二章	新任鴉片王	25
第三章	鴉片王的私人房間	40
第四章	錫伏艾果斯	55
第五章	毒品聯邦	71
第六章	米拉索	92

第七章	貝特航少校	110
第八章	傳輸埠	124
第九章	吉他工廠	137
第十章	費歐娜護士	148
第十一章	餵食寵物女傭	163
第十二章	遠距野餐	178
第十三章	鴉片工廠	194
第十四章	瘋狂	215
第十五章	里瓦斯醫生	228
第十六章	在紐約大跳胡卡草裙舞	243
第十七章	兒童雕像噴泉	258
第十八章	非洲女孩	276
第十九章	里瓦斯醫生的祕密	258
第二十章	小蟲	276

第二十一章	天蠍星太空站	258
第二十二章	祭壇布	276
第二十三章	圖森廢墟	258
第二十四章	生物圈	276
第二十五章	蕈菇大師	258
第二十六章	搗蛋鬼圈禁區	276

主要人物

鴉片王國，阿霍

馬特：馬提奧·阿拉克蘭；十四歲，是老鴉片王的複製人，如今是鴉片王國的新任鴉片王。

老鴉片王（已逝）：阿爾·帕特隆；鴉片王國過去的控制者。

塞麗亞：廚娘兼治療師，馬特的看護人。

塔姆林（已逝）：馬特的保鏢兼看護人。

米拉索，又稱「女傭」：十五歲，大腦植有晶片的呆瓜。

埃里喬·錫伏艾果斯：農場巡邏隊隊長。

達夫特·唐納德：保鏢，塔姆林的摯友。

奧疊戈先生：馬特的音樂老師，尤塞比歐的朋友。

尤塞比歐·歐洛茲寇：吉他製琴師，大腦植有晶片的呆瓜。

馬喬·貝特航：埃絲帕蘭莎僱用的飛行員。

費歐娜：阿霍醫院的護士。

金醫生：阿霍醫院的醫生。

門杜沙參議員及艾米麗（已逝）：瑪莉亞·門杜沙的父親與姊姊。

阿茲特蘭，聖路易斯

瑪莉亞·門杜沙：十四歲，埃絲帕蘭莎的女兒。

埃絲帕蘭莎·門杜沙：聯合國代表，堅決反毒。

雅黛梅西修女：桑塔克拉拉修女院的修女，瑪莉亞的看護人。

阿茲特蘭浮游生物工廠的走失兒童

查丘：十四歲，曾陷入白骨場，後獲救。

敦敦：十六歲，這群男孩的帶頭者。
費德里托：八歲。

幸福地

聽聽：七歲。

小蟲，又名畢丘：六歲。

姆邦吉尼：六歲。

里瓦斯醫生：幸福地醫院的負責人。

安琪博士、馬可博士：里瓦斯醫生的女兒和兒子，都是天文學家。

愛德瓦多：里瓦斯醫生的大兒子，大腦植有晶片的傻瓜。

鴉片王國，生物圈

蕈菇大師：主持生物圈的科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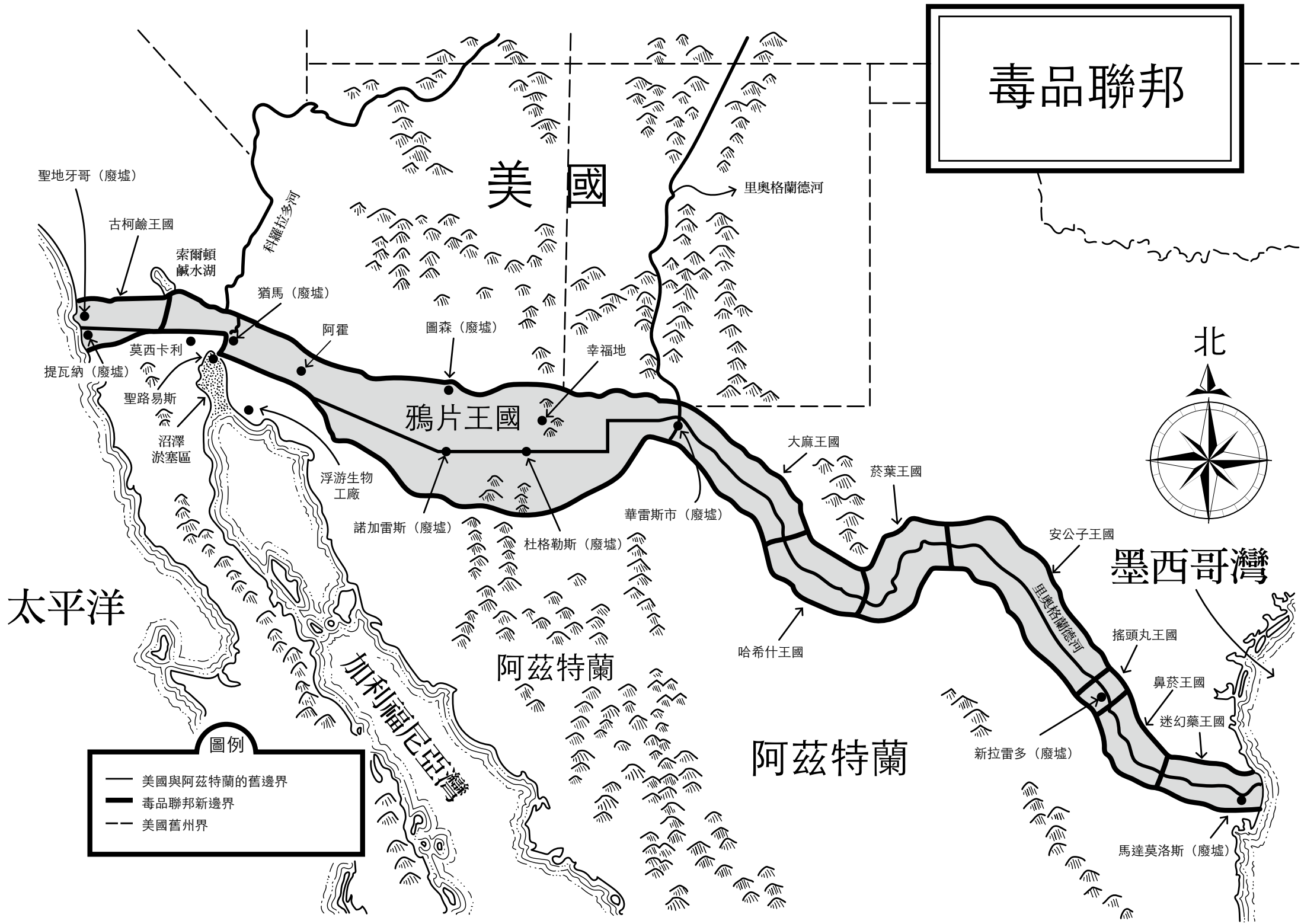
非洲

玻璃眼達本卦：九十九歲，毒梟。

開心果喜克華：玻璃眼手下的毒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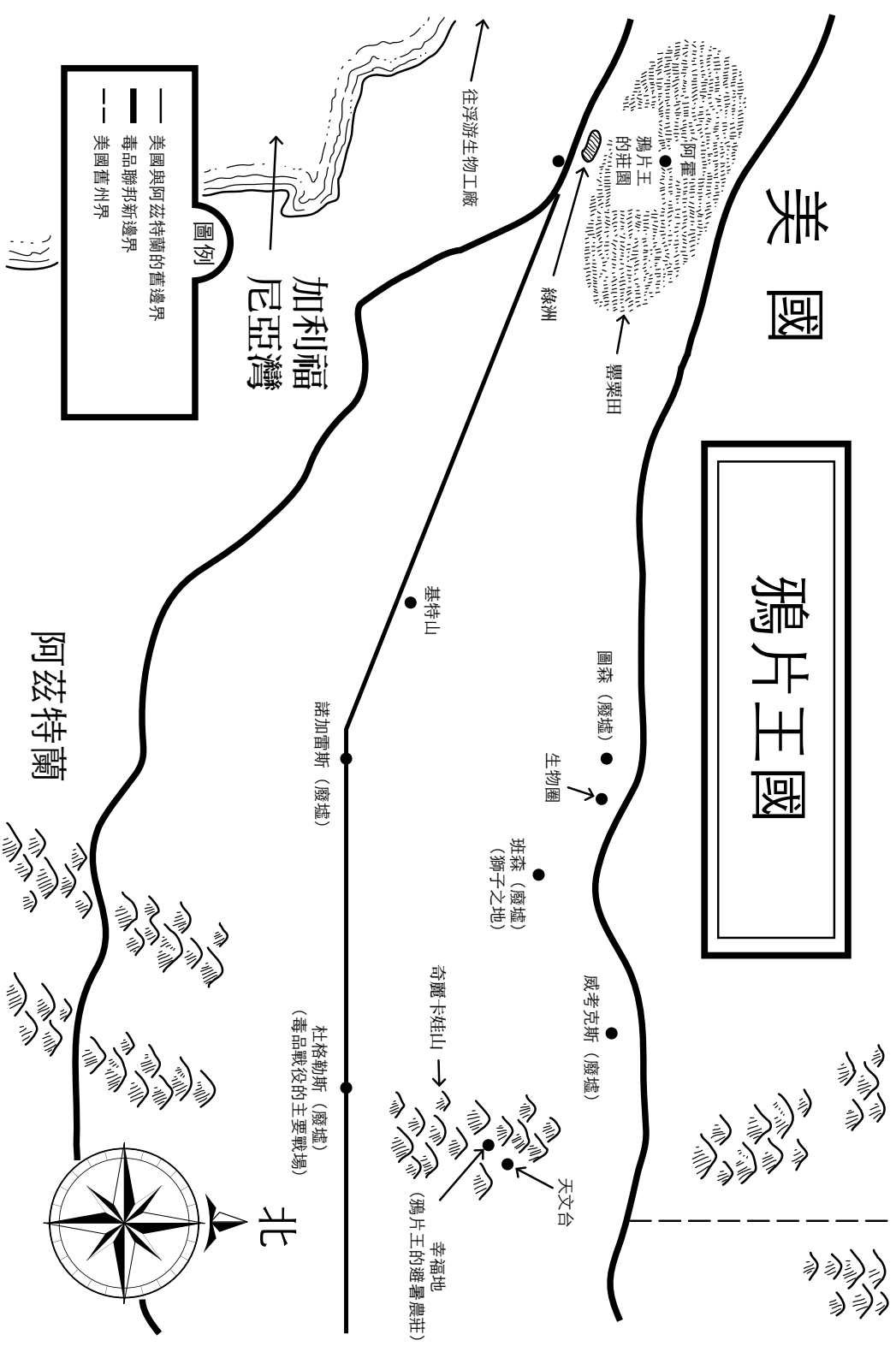
參森和波里斯：玻璃眼的俄國保鏢。

毒品聯邦



美國

鴉片王國



第1章 綠洲

馬特聽到動物從他身邊經過的聲音，在黑夜裡醒了過來。空氣中有股獸毛溫熱的味道，他跳了起來，但裹在身上的睡袋纏得他摔了一跤，跌倒時雙手還壓在荊棘上。他慌亂的四處摸索，想找出石頭、刀子或任何可以充當武器的東西。

有隻動物呼了一口氣，野獸的氣味更重了。馬特摸到一長條狀的金屬物，一下子不知道自己摸到什麼，但沒多久便發現手上拿到的是手電筒，於是立刻打開開關。

光束照到睡袋腳邊的一頭大型野獸，臉孔長得有點像狗，馬特的心跳差點停

【年代表】

老鴉片王出生：一九九〇年

毒品戰爭：二〇二五～二〇三〇年

收割馬特：二一二二年

老鴉片王過世：二一三六年

《鴉片王國》故事發生期間：二一三七～二一三八年

止。他記得很久以前塔姆林留過一張紙條給他，列出在這地方可能碰到的危險，例如：想尾蛇、樹下看到能（塔姆林常寫錯字）。

錯不了，這隻一定是「能」。馬特只在電視上看過這種動物表演雜耍、乞討食物。這頭熊打量握著手電筒的獵物，雙眼閃閃發光。馬特努力回憶自己該怎麼做，是該虛張聲勢？要裝死？還是拔腿就跑？

手電筒！這是農場巡邏隊專用的特殊手電筒。有個按鈕可以打開一般光線，另一個按鈕設定的光線有太陽光的十倍亮，直射偷渡者的雙眼會讓他們至少半小時看不到任何東西。馬特用拇指按住第二個按鈕，大熊的整張臉剎時變亮。牠放聲嘶吼，重重摔向一旁的樹叢，恐懼的呻吟著，逃走時還踩斷了一堆樹枝。

馬特奮力站起來。他在什麼地方？怎麼會自己一個人？過了一會兒，他才想到要把手電筒關掉，免得浪費電池的電量。黑暗瞬間籠罩上來，讓他有好幾分鐘和剛才那頭熊一樣眼盲。他全身發抖，又坐了下去。黑夜逐漸回覆到平常的模樣，他这才知道自己在綠洲。馬特把手電筒抱在懷裡。這把手電筒是塔姆林給他的，

為了讓他出來露營時能夠保護自己，以免受到動物攻擊。你不需要槍，小伙子。他的保鏢說過，你不會想殺掉路過自家後院的野獸，你才是擅自闖進來的人。馬特的腦海中依稀響起塔姆林溫暖的蘇格蘭腔。這個大個子愛護動物，儘管他受的教育不多，對動物卻有深入的了解。

馬特走到昨晚堆起的營火旁邊，用力吹旺炭火。閃爍的火光讓他安心不少。他在這裡露營這麼多年從來沒遇到熊，不過倒是看到過不少浣熊、花栗鼠和土狼。某次甚至有隻臭鼬在半夜鑽進他的睡袋裡偷走一包糖果。塔姆林燒掉睡袋，斥責馬特愚蠢的行為。在身邊放食物等於在自己身上貼張「吃掉我」的標籤。馬特回到莊園時，不得不用番茄汁把自己從頭頂洗到腳趾，才洗掉那奇臭無比的味道。

塔姆林一向會在這裡儲藏備用品，馬特拿出乾燥的木柴添入營火中，就著火光模模糊糊的看到小屋和倒塌葡萄藤的輪廓。

塔姆林沒陪在他身邊。他再也來不了，因為他和老鴉片王一起躺在墳墓裡，

同時壓在山下的還有鴉片王所有的家人和朋友(用「朋友」這種說法，是假設毒梟真的有朋友)。三個月前的葬禮上，有五十名身穿黑西裝的保鏢出席，他們的手臂和腿上都繫了槍。墓園的地上鋪著一層金幣。那些保鏢拿了金子就往口袋裡塞，以為自己發了大財，不過那是他們喝下毒酒身亡之前的事了。如今他們永遠躺在主子的腳邊，保護他免於受到亡靈以任何形式造成的侵害。馬特拉好睡袋，裹緊自己因為哀傷和緊張而抖個不停的身子。

他睡不著，只好凝視塔姆林從前教他辨認的星座來分散注意力。這時是早春，天上仍看得到獵戶座。要注意獵戶座腰帶上的星星，塔姆林說：那幾顆星星指向正西。要記好了，小伙子，天曉得什麼時候會派上用場。當時他們一邊用營火烤熱狗吃，一邊喝著塔姆林浸泡在湖裡冰鎮的蘋果汁。

這獵戶座從前一定是個大人物，塔姆林抬起歷盡滄桑的臉看著天空說：才能這樣大刺刺的在天堂漫步，腳邊還跟著忠心耿耿的狗。天狼星和小犬星是夏日天際最亮的星星，而把披風釘在獵戶肩上的如紅寶石的參宿四星，塔姆林說過：

它不輪你在任何地方能找到的絢爛珠寶。

無論人死後會到哪裡去，馬特都希望塔姆林能在那個地方漫步。阿茲特蘭的亡者每年都會回老家和親人一起慶祝亡者節。馬特推測，既然這些人會回來，那麼其他時間他們一定會在某個地方。有什麼理由阻止他們做生前最快樂的事呢，塔姆林不也相同嗎？

馬特找到了北極星和圍繞在旁邊的星星，也看到了天蠍星(但這簡單到連傻瓜都找得到)。天蠍星一定在南邊，就和北極星一樣不會移動位置。天蠍星的原名是西班牙文發音的「阿拉克蘭」，馬特引以為傲，因為這是他的家族姓氏。阿拉克蘭家族的地位舉足輕重，可以和真正的星星相比。

馬特黎明醒來發現自己躺在睡袋裡，覺得意外，因為他本來覺得自己不可能再睡著。微風輕輕吹拂，淡紅色的光線描繪出東邊山巒的輪廓。灰綠的刺柏灌木使得山谷顯得更陰暗，在黯淡的天色下，綠洲也少了光澤。這時烏鴉突然叫了起來，嚇了馬特一跳。

馬特吃過早餐，跳進湖裡迅速游了一會兒，接著才沿著小路走向遮住山谷入口的岩石。如果抓對角度，這塊岩石看起來就像是甜甜圈中心的圓孔，後面隱藏一條布滿碎石且一踩就滑的陡峭小路。原來的山中微風轉變成帶著腐敗的微甜——這是罌粟的味道。

第2章 新任鴉片王

前一天晚上，馬特把一匹安全馬留在峭壁下。馬兒遵照他昨晚的指示還在等待，但頭低低下垂，四條腿也在發抖。「喔，不會吧！我怎麼會這麼笨？」馬特大喊一聲，連忙跑向飲水槽。水槽裡還有半滿的水，但是馬沒經過許可不能喝水。他這時也想起馬兒前一晚也沒喝水。明明水槽就在旁邊，但牠會這樣站到渴死。

「喝水！」馬特命令馬兒。

馬兒往前走，大口大口喝了起來。馬特拉動唧筒的把手打水，清水先淋到馬頭才流進水槽裡。牠喝個不停，馬特又想起安全馬沒聽到指令也不能停。「停！」

他說。

馬兒往後退，鬃毛一邊滴著水。牠喝夠了嗎？會不會喝太多？馬特也搞不清楚。植入馬匹腦中的晶片壓制了這些動物的本能。馬特等了幾分鐘，然後再度命令馬兒繼續喝一些水。

他踩著大石塊坐到馬鞍上。馬特只騎過安全馬，而且馬術不怎麼好，還不會縱身跳上馬鞍。他在大家眼中過於珍貴，不能冒險騎著沒有植入晶片的真馬。「回家。」他下了指令，馬兒服從的沿著小徑緩緩往前走。

太陽升起後空氣便溫暖多了，馬特脫下身上的夾克，騎著馬慢慢行進，他不急著回莊園；因為他有太多事要思考，太多決定要做。幾個月前，馬特還只是個複製人。齷齪的複製人，他修正自己的措辭，因為「複製人」這個字眼本身就含有侮辱的意味，而且地位比禽獸還不如。他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供給真人肢體器官，和養來吃的牛一樣，只不過牛還是自然產物，可以得到應有的尊重，甚至有人愛。

複製人比較像是沒人看顧時溜進湯碗裡的蟑螂。然而蟑螂雖然讓人作噁，卻仍是上帝的創造，不像複製人那樣會招來毫無理性的仇恨。馬特在幾個月前的身分便是如此，然後——然後——

鴉片王死了。

馬提奧·阿拉克蘭本尊和所有子孫一起躺在墳墓裡，壓在山下。聯合國代表埃絲帕蘭莎·門杜沙向馬特解釋過，就國際法而言，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有兩個版本，若是如此，法律會宣告其中一人「不是真人」。然而「真人」本尊死後，「複製人」這個說法也無法成立。

馬特告訴埃絲帕蘭莎：我不懂。

這表示你恢復了「真人」地位。你是鴉片王。你具備他的身體、身分，以及相同的DNA，擁有他名下的一切，統御他所有的產業。也就是說，你成了新的鴉片王。

「我是真人。」馬特告訴慢慢往前走的安全馬，可惜牠聽不懂也不在乎。這

時候他們已經進入了罌粟田，農場裡一年四季都種植作物，而且分別處於不同的生長期，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剛冒出的綠芽、燦白奪目的花朵和飽滿的種子莢。一排排身穿褐色制服頭戴軟帽的傻瓜工人正在照料老植株。他們動作一致，彎腰拿著剃刀劃開種子莢，讓汁液流出來；而負責採收的傻瓜則是要將乾燥的膠汁刮進金屬容器裡。

罌粟田四處都有農場巡邏隊員騎在真馬上監工。巡邏隊員可以決定工人什麼時候休息，什麼時候喝水，什麼時候開始工作。傻瓜工人和安全馬一樣沒有思考能力。他們的腦子同樣植入了晶片，因此才會對勞役般的苦工毫無怨言。傍晚時，農場巡邏隊會將他們趕回長排形的建築內，監獄般的宿舍只有陰暗的小窗戶，天花板低到連站都站不直，但這都不重要，因為傻瓜沒有社交生活。

他們的晚餐是大桶分裝的顆粒食物，吃完後，巡邏隊員會命令他們回宿舍睡覺。馬特不知道他們是睡在乾草上還是直接躺在泥巴地上。他從來沒有走進傻瓜的監獄。

馬特看到成長中期的罌粟田裡有好幾排兒童在拔草除蟲。比起成人的大手，孩子的小手更容易照顧新長出來的細嫩作物。這些童工的年紀從六歲到十歲左右，但由於長期營養不良，他們的真實年齡很可能要大一點。

馬特很震驚。在親眼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前，他不覺得傻瓜兒童比成人可憐。但在看過了正常小孩後，現在他簡直沒辦法忍受孩子受到如此野蠻的對待。馬特不禁開始想像，不知道活潑聰明的小搗蛋菲德里托穿上褐色制服、戴上小軟帽，會是什麼模樣。

「停。」馬特命令安全馬停下腳步，坐在馬背上凝視這群小童工，思索該怎麼幫他們的忙。他可以把這些孩子帶回莊園，讓他們好好吃點東西、睡在真正的床上。但接下來該怎麼辦？難道說聲「玩」，他們就會服從？他能命令他們笑嗎？問題在他們的腦子，而馬特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修復。

他要安全馬繼續走。來到馬廄後，一名年輕男子出來接過韁繩。年輕男人有一雙深褐色眼睛和黑色的頭髮，農場巡邏隊抓到的偷渡者外貌大多是這樣。馬特

以前沒看過這個人。「羅薩呢？」他問道。

羅薩是馬特小時候的看護人，就因為馬特是複製人，所以一直以殘忍暴虐的方式對待他。鴉片王得知消息後，叫人在羅薩的大腦裡植入晶片，讓她以傻瓜的身分在馬廄裡工作。只要馬特開口，眼神呆滯的羅薩便會慢吞吞的牽出安全馬供他騎乘。

起初，馬特樂得看到羅薩受到懲罰，但越來越覺得不舒服。她過去對他的確不好，但眼見從前的看護人變成沒有靈魂的影子，馬特更加難過。他經常和羅薩說話，希望藉此喚醒她內心深處的感情，但她從來沒有回應。「羅薩呢？」馬特又問了一次。

「你希望換一匹馬嗎，主人？」新來的馬廄工人問道。

「不必了。原來在馬廄工作的女人到哪裡去了？」

「你希望換一匹馬嗎，主人？」年輕男人回答。他不過是另一個無法提供其他答案的傻瓜罷了。馬特轉身離開，朝莊園走去。

鴉片王的大莊園好比沙漠中的綠寶石，周邊有廣闊的花園，噴泉在陽光下潑灑水花，孔雀在通道上漫步，大理石台階上方的陽台種了一圈橙樹。花園裡有名真人花匠，他們謙恭的向馬特鞠躬問候。這幾名花匠負責監督一排安安靜靜、拿著花剪修整草坪的傻瓜。

馬特很驚訝，過去這些花匠不曾向他鞠躬，他們當然服從他的指示，但那是出自對鴉片王的恐懼，他知道他們在背後都看不起他。哪裡變了呢？他還沒說出自己的新身分，連對塞麗亞也沒講。無論他是不是真人，塞麗亞對他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他的腳步聲在大廳裡敲出回音，走廊的地板擦得光可鑑人，踩在上面，就像在水面上行走。馬特沒走進阿拉克蘭家族專用的包廂。他一向不屬於那裡，那些成員只留給他心酸的回憶。馬特走向傭人區和塞麗亞掌管的大廚房。

塞麗亞和音樂老師奧疊戈先生、唯一倖存的保鏢達夫特·唐納德，以及帶馬

特回鴉片王國的飛行員一起坐在桌邊。這張大木桌用了很多年，桌面布滿歲月留下的痕跡。他叫什麼名字？對，是貝特航少校。他們正在喝咖啡，塞麗亞準備了一盤玉米餅和酪梨沾醬。看到馬特進來，塞麗亞突然起身，差點打翻自己的咖啡杯。

「喔，天哪，天哪。」她反射性的拉起圍裙擦乾潑出來的咖啡。「看看你，我的小心肝。但是我不能再這樣叫你了。喔，天哪。」其他人也站了起來。

「妳高興怎麼喊我都可以。」馬特說。

「不，不可以。你太重要了。但是我喊不出來，沒辦法稱呼你鴉片王。」

「當然不要！妳瘋了嗎！你們到底怎麼了？」馬特只想擁抱塞麗亞，但她似乎有些敬畏他。達夫特·唐納德、奧魯戈先生也戰戰兢兢的站著，只有貝特航少校輕鬆的直視他。

「你告訴他們了，是嗎？」馬特指責這名飛行員。

「那又不是祕密。」貝特航少校好像很開心。「埃絲帕蘭莎夫人要我找出阿拉克蘭家族位階最高的人談條件。問題是這個人不存在，他們全死了。」

「你說的談條件是什麼意思？」馬特問道。

飛行員聳聳肩。貝特航少校一頭發亮的黑髮往後梳，臉孔和電影明星一樣英俊。看到他整潔的外表，馬特驚覺自己的衣服散發出一股馬臊味，而且臉上還長滿疹子。「我們要開放邊境。」貝特航少校說：「我載你飛進來的時候你也看到了，鴉片王封鎖了這片土地，只有他的繼承人能夠開放邊境。在來這裡之前，我還不知道該找誰。」

「那個人就是我。埃絲帕蘭莎夫人說我就是繼承人。」

飛行員再度聳聳肩。「你還小，而且你的說法有待查證。這個地方應該由鴉片王的曾孫或玄孫接管。不過——沒錯，現在只剩下你。」

馬特發現貝特航少校不喜歡他，奇怪了，他從前怎麼從來沒注意到呢？他臉上奉承的笑容沒有任何意義，嘲笑的眼光像是要說：三個月前你還是個醜陋的複製人，在我眼裡，你現在還是一樣。不過沒關係，在找到更適合的人選之前，我

會將就一點。

光看到這個眼光，馬特便決心採取不合作政策。「我是鴉片王。」他平靜的說。他聽到身後的塞麗亞倒抽了一口氣。「我會直接和埃絲帕蘭莎談判。如果我的傭人還沒幫你安排房間，貝特航少校，我會請他們準備。在我開放邊境後你才能飛回家。」馬特不停的發抖，但竭盡全力不表現出來。他還不習慣命令大人。

貝特航少校嚥了嚥口水，眼神變得冰冷又疏遠。「我們走著瞧。」說完話，他便離開廚房。

馬特癱坐在椅子上。他不敢開口，免得大家聽出他有多緊張，但塞麗亞、奧疊戈先生和達夫特·唐納德的目光只有尊敬。

「太棒了！你讓他退回自己應有的位置了。」奧疊戈先生說話時和聾人一樣缺少高低起伏。達夫特·唐納德則是拍著高舉過頭的雙手表示慶祝。

「他一走進莊園就對大家頤指氣使的，」塞麗亞說：「像在他自己家裡一樣發號施令。他說，依據國際法，鴉片王死後你就恢復了真人身分——這我可從來

沒懷疑過。跟據他的說法，在法律上你是鴉片王沒錯，但是你太笨，不知道該怎麼做。怎麼可能！我才不那麼想！」她張開雙臂熊抱住馬特，但立刻就放開。「我再也不能這樣抱你了。」

「妳當然可以。」馬特說完話，也回抱塞麗亞。

她嚴肅的拉著馬特的雙手放回他身邊。「不行，小心肝。不管你心裡怎麼想，你現在是鴉片王了，得學會忍下這些動作。」她叫來一名傭人，帶馬特到鴉片王的私人房間去。「你看起來好累，小寶貝。去洗個澡然後小睡一下。我等一下拿乾淨衣服讓你換。」